

臺大棒球隊的國手學長們

文・圖／林宜敬

1983年我考進臺大，同年進入臺大棒球隊，聽說當時有兩位臺大棒球隊的學長去參加社會系舞會，其中一位郭宜昭學長邀了一位女生跳舞，兩人不認識，雙方都有點尷尬，於是郭學長打破沉默，問道：「聽說臺大社會系有兩位名人，一位是棒球國手黃清輝，另外一位是民歌手王海玲。請問妳認識王海玲嗎？」沒想到那位女生說：「我就是王海玲啊！」郭學長覺得非常丟臉，跳完那支舞之後，就極力慫恿另外一位學長去邀王海玲跳舞，而另外那位學長跟王海玲跳舞的時候，兩人同樣不認識，同樣有些尷尬，於是王海玲問：「聽說臺大社會系有一位名人，是棒球國手黃清輝，請問你認識他嗎？」那位學長回答說：「我就是黃清輝啊！」

現在的學弟妹聽了這個故事，也許不覺得特別好笑，但是對我們這些「五年級生」來說，聽到這個故事，就像聽到王建民去找蔡依林跳舞，但是雙方互不認識一樣，真是笑翻了。在那個臺灣還沒有職棒，少棒國手比成棒國手有名的年代，有誰不知道黃清輝？有誰沒看過他打棒球？

黃清輝1984年畢業於臺大社會系，他是1973年臺南巨人少棒隊當家投手兼第四棒，強投又強打，那一年巨人少棒隊代表臺灣到美國威廉波特比賽，獲得世界冠軍，三場比賽的分數分別是18：0、27：0、12：0，過程中創下了10項新紀錄，平了4項原有紀錄，被公認是世界少棒史上最強的一隊。幾年之後，黃清輝所屬的華興青少棒隊再度代表臺灣出征，再度奪得世界冠軍，他同樣是當家投手兼第四棒，而且在勝部冠軍賽中主投7局，只被擊出一支安打，三振對方12人次，威

震全場。

我讀大一的時候，黃學長已經大四。每次輪到他做打擊練習，他總是指名要我投球，因為他覺得學弟當中就是我的球速還比較快，控球比較好，他打起來比較過癮。這對我來說是無上的光榮，站在投手丘上看到他一球接著一球打向左外野深遠之處，我總覺得既震撼又滿足，而如果他打球打成滾地球或是高飛球，我都會在投手丘上向他鞠躬致歉，因為我認為不可能是黃學長沒有打好，一定是我沒有把球投好。後來我常跟朋友說，在我投手生涯中最耀眼的經歷，就是曾經擔任過黃清輝的專屬打擊練習投手。

在臺大棒球隊學長當中，另一位當過國手的是1981年電機系畢業的吳誠文。他在1971年是第一代巨人少棒隊的成員，代表臺灣獲得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冠軍，那一年巨人隊在冠軍賽中與美北隊纏鬥9局，最後以12：3逆轉勝。當晚，全臺灣幾乎所有大人小孩都徹夜不眠，熬夜看衛星轉播，獲勝後全臺歡聲雷動，鞭炮聲在暗夜中此起彼落，那是我們那一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。

我第一次見到吳學長是大一的時候，那時他已經畢業，正在服兵役，趁休假回來跟我們一起比賽，他第一次上場打擊時，我擔任左外野手，當時擔任游擊手的林宗德學長揮手要我往後退，我在沒有全壘打牆的臺大棒球場退到了相當於全壘打牆的位置，但林學長還是一直揮手叫我繼續退，令我相當的困惑。結果就在這個時候，吳誠文一棒將球轟到我後方約20公尺處，是一支超大號全壘打，我只好一直跑，一直追到新生南路圍牆邊，才把球撿回來。



那時我還是大一新生，沒有固定的守備位置，隔了幾局被調去守游擊，我連續接了幾個滾地球，漂亮地將打者刺殺在一壘。比賽結束後，吳學長特地叫我過去，當著教練說：「這位學弟不錯，很有潛力！」說完輕輕拍了我的肩膀，當時我覺得就像是被英國女皇拍肩冊封為爵士一樣，感覺真是飄飄然。



吳誠文、郭宜昭、黃清輝3位學長（左至右）。

吳誠文不但球打得好，書也讀得好。他退伍後到加州大學取得電腦工程博士學位，回臺灣先後擔任清大電機系教授、系主任、電機資訊學院院長，目前是工研院資通所所長。後來我常跟棒球隊學弟們說，我從小自認很會打棒球，也很會唸書，但是我打球打不過吳誠文學長，唸書也拼不過他，偏偏他人又很好，對學弟們很照顧，所以我也沒辦法恨他。唉～

還有一位1980年法律系畢業的孫金鼎學長。他是1973年華興青少棒隊成員，同樣是強投又強打，他在那一年的中華盃青少棒賽中曾經投出一場7局連續21次三振的「完全三振、完全比賽」，創下無法超越的紀錄。那一年華興青少棒隊代表臺灣到美國參加世界青少棒賽，同樣奪得世界冠軍。

印象中，孫金鼎是所有學長中球打得最遠的，聽說他在臺大棒球場好幾次把球轟到新生南路上，形成超大號場外全壘打，只可惜我沒有親眼看到過。他跟我們打球，好像每次上場不是全

壘打就是二壘安打，即使目前已經50多歲，還是常常在校友隊比賽中擊出長打。所謂天生好手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？

我大三的時候，有一天球隊邀請當時的國手林華韋來指導練球。在做打擊練習的時候，林華韋也一同參加，而我剛好擔任捕手，林華韋看了看左外野新生南路的圍牆，轉頭問我：「有沒有人把球打出去過？」我答說：「有啊，孫金鼎學長好幾次把球打到新生南路上。」接下來幾球，林華韋奮力揮擊，我知道他很想把球轟出去，但就是沒辦法。

隔了多年，我跟孫金鼎說這個故事。他笑說：「林華韋是我青少棒時期的隊友，他不可能啦！他不是全壘打型的打者，不可能把球打出去啦！」聽到臺大棒球隊學長這樣笑國家代表隊球員，那種感覺還真是蠻奇特。

當幾位國手學長在臺大棒球隊的時候，臺大是大專乙組棒球界當然的超級強隊，他們畢業後，臺大棒球隊實力大受影響。1986年我們參加大專盃棒球錦標賽，在臺北市立棒球場擊敗陽明醫學院隊，賽後民生報記者幫全隊拍合照，我們都十分地興奮，以為奮鬥有成，終於要上報出名了。沒想到，隔天報紙雖然刊出了照片，但新聞重點卻是臺大棒球隊的每一位上場隊員都戴眼鏡。

要打好棒球，除了天分之外，還必須加上長時間的練習。記得黃清輝曾經跟我說過，他在打少棒的時候，全隊除了練球，每天早上還會到臺南市立運動場跑33圈做體能訓練，跑完之後還覺得不夠，會順著看台的階梯上下跑好幾趟。我聽完之後說：「天啊！你們的教練怎麼虐待兒童啊？」沒想到黃學長說：「沒有啊！不是教練要我們跑的，那個年代所有的小孩都想要打棒球拿世界冠軍，那些體能訓練全都是我們自己要求做的。」

然而，在臺灣的升學競爭中生存，同樣要花上許多時間。孫金鼎高中時退出了華興青棒隊，吳誠文小學畢業後沒有繼續打青少棒，而黃清輝奪得青少棒世界冠軍後，也加入升學競爭的行列。

至於我們這些小時候沒有真正「練過」的學弟們，不但在上大學前打球時間不足，即使上了臺大，要兼顧課業跟打球也仍然是件很辛苦的事。我大一的時候，校方規定了國文、英文、國父

思想等全校共同必修課；工學院也規定了物理、化學、工程圖學等工學院必修課；而我們資訊工程系又有計算機概論等必修課。結果我們一學期必修27學分，一個禮拜要上45小時的課，每天下課後，不但筋疲力盡，而且天都已經黑了。其實依當時教育部的規定，大學生每學期不能修超過25學分，那還是臺大特地去交涉，才讓我們可以「享受」每學期27學分的特殊待遇。於是，如果我們要練棒球，就只好翹課，記得有好幾次我練球練到一半，好心的同學跑來通知教授在點名了，我只好拿著球具，氣喘呼呼地衝回教室。後來升上大二、大三，共同必修科目減少了，但系上的專業科目也加重了，只有升上大四後，我才有辦法在不上課、不寫程式之餘，多抽出點時間來練球。

1989年我到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時，也曾動過念頭，想加入布朗棒球校隊，但稍加打聽之後得知，布朗校隊在球季中每週有3場正式的校際比賽，加上練球，每週大概有4、5天在球場上。身為靠獎學金過活的外國留學生，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投入。而且，儘管常春藤聯盟在美國各大學運動聯盟中差不多是最弱的，但我在大學時練球太少，實力恐怕跟布朗校隊球員差上一大截了。

美國的大學比較重視個人的選擇，沒有那麼多的必修課，據我所知，布朗大學學生每個學期最多選5門課程，每週最多上課10幾個小時，剩下來的時間，學生可以自己安排，依照自己的興趣發展。喜歡打棒球又有天分的學生，當然可以花很多的時間在球場上。



作者與孫金鼎（左）及黃清輝（中）兩位學長。

大約在2007年，有一天我跟孫金鼎坐在臺大校友隊的球員休息室裡聊天，那時候王建民正紅，全臺灣都在看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比賽。我突然問他：「學長，你現在看王建民比賽，會

不會想，如果當年你有那個機會，你會不會也站在那個投手丘上？」我原本以為那只是一句玩笑話，沒想到孫學長沉默了，一直沒有回答。我知道，如果當年沒有那些升學壓力，如果他年輕的時候臺灣球員可以出國打職棒，憑他的天賦，他應該是有機會的。

畢業這些年來，我曾經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、做過演講，曾經跟兩位當過總統的臺大學長握手，曾經跟另外兩位當過行政院長的學長聊天吃飯，也曾經跟幾位當上中研院院士的學長們開會，但是在這些場合我都不會特別地緊張興奮。只有在跟幾位國手學長們練球的時候，我才會興奮緊張到手心微微出汗，心中不斷地想：「天啊，我正在跟我的偶像們傳接球耶！」
（本專題策畫／吳誠文）



林宜敬小檔案

1987年畢業於臺大棒球隊，1995年取得美國布朗大學電腦科學博士。曾任職於臺大棒球隊、美國IBM華生研究中心、華通電腦、趨勢科技。2002年創辦艾爾科技（MyET），目前擔任該公司執行長。